

东方玉作品全集

金缕甲秋水寒

東方玉



东方玉作品全集

金缕甲秋水寒

东方玉题



内容简介

云龙山徐家庄名震武林，被江湖中人尊称为武林世家。

徐家庄的庄主徐天华虽没有掌门人的名义，其实即是少林南派的俗家掌门人。

徐家庄还有一件祖传宝物——金缕衣，据说是前朝大内之物。穿在身上，不惧刀剑，冬暖夏凉。徐天华的独子徐少华就是在宝物还没有传到他手上之前，便卷入了这场杀机重重、浩劫顿起的是非恩怨之中……

全书洋洋八十万字，勾勒了一个个神奇的人物，神秘的情场。故事多变，感人肺腑！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5)
第 三 章		(48)
第 四 章		(68)
第 五 章		(90)
第 六 章		(112)
第 七 章		(133)
第 八 章		(162)
第 九 章		(182)
第 十 章		(200)
第十一章		(213)
第十二章		(229)
第十三章		(248)
第十四章		(273)
第十五章		(292)

第一章

车幅山是一座小山，但在它边上却有一条官道，北通峰县，南通宿迁，因此每天就有不少车马行人，从这里经过。

但在它边上一个中间站而已，老於商旅的人，算准了路程，何处打尖，何处投店，事前都有周详的安排，车幅山应该只是他们打尖的地方。

因此中午时光，山下一家卖茶水酒饭的小店，几张板桌都坐得满满的，但一到傍晚，就鬼影子也没一个，那是因为这里不是落脚的地方。

这家小店没有招牌，只在松林前面挑着一个“酒”字的布帘。

小店就在林下，靠近大路，左首是两间瓦屋，右首一片空地上搭了一个松棚，放上四五张板桌板凳，如此而已！

这个小店是两老夫妇开的，以卖酒出名，现在天色渐渐接近黄昏，平日这时候早就打烊了，但今天却和往常有些不同。

卖酒的田老爹依然蹲坐在屋角一张圆凳上吸着旱烟。

他好像有着心事，但又得装作出没事儿一般，坐在那里像在等人，因为他眼光不时的盼向远处，而又关切的朝屋内回顾。

今天果然有点特别，平日这时候已经没有行人的大路上，这时正有一个人蹒跚行来，现在已经走近松棚，在一张板桌旁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身穿湖绉棉袍子的年轻人，看去不过二十来岁，生得唇红齿白，顾长的个子，英俊而潇洒！

这人当然不是经验丰富的出门人，不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到这里来打尖了。

田老爹等候的大概就是他了，赶忙站起，倒了一盅茶送上，含笑问道：“客官要些什么吗？”

敢情天气冷了，上了年纪的人抵抗不了暴冷，弯着腰的身子有些抖索。

那少年抬目道：

“掌柜的，你给我下一碗面，再切些卤味就好。哦，在下还想请问一声，这里可有宿头？”

“老爹”。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屋中传出，随着俏生生走出一个布衣荆钗的少妇来，接着道：

“水开啦，你老去下面吧，这位相公还是由女儿来招呼吧！”

这少妇约莫二十五六岁，有一双弯弯的柳叶眉毛，一双灵活得挤得出水来的眼睛，红馥馥的脸颊，红菱般嘴唇，笑起来微微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虽然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她款段而苗条的身材！

田老爹两夫妇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没有人知道他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娇滴滴像盛开花朵般的女儿！

田老爹唔了一声，只得回身退下。

这少妇手中拿一双竹筷、酒杯、调羹，在少年面前放好，才笑盈盈的道：

“相公还有什么吩咐吗？”

那少年似是不惯和女人打交道，俊脸微红，说道：

“在下刚才是向掌柜打听，这里不知有没有宿头？”

少妇格的一声轻笑，才望着他说道：

“相公大概是初次出门吧？打从咱们这里经过的行商，多半只是中午打尖，在这里落脚的，可说少之又少，所以咱们这里并没

有客店，有时也有贪赶路程的客官，错过宿头，这里也有几户人家，可以腾出房间来给过路的行客方便，相公不用操心，待会用过酒食，我会领相公去借宿的。”

那少年被她说得俊脸一红，忙道：

“如此就麻烦……麻烦你了。”

他不知该称呼她大嫂还是姑娘？是以有些嗫嚅。

“不用谢。”少妇瞟着他，俏生生的转过身去，一会工夫，端来了一盘卤味，一小壶酒，含笑道：

“相公先喝杯酒，暖和暖和，面还没有下好，要稍待一回。”

那少年忙道：“在下不会喝酒”

少妇朝他嫣然一笑道：“相公没吩咐要酒，老爹才只给相公打了四两，这酒是老爹亲自酿造的，足五年陈，在这数十里，小店酿的酒是最出名的，行旅客商，一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叫老爹烫酒，现在天气寒冷，相公如果不会喝酒，就少喝些，四两酒，包你不会醉。”

她一边说话，一边伸出一双又白又嫩的纤纤玉手，取起酒壶，替他斟满了一杯。

那少年当着女娘们面前，不能再说：“不会喝酒”了，何况人家已替他斟满了酒，只得说道：“多谢你。”

少妇又道：“相公尝尝看，这盘里除了卤牛肉、牛筋、蛋、豆腐干，还有糟鸡，这是用阉鸡糟的，是老爹最拿手的下酒好菜，一年之中，只有冬天才有。”

正好田老爹在屋内叫道：

“面下好了，你来拿吧！”

少妇答应一声，一阵风般往里行去，端着热气腾腾的一碗面出来。眼波一溜，那少年正在低斟浅酌的喝着酒，她不由得会心

一笑，俏笑道：

“相公，面来啦！”

玉笋似的双手把面碗放到桌上，就转身朝屋里走去。

那少年喝完了四两酒，就把下酒吃剩的小半盘卤菜倒入面中，然后把一碗面吃了，再喝一口茶，才站起身来，叫道：“掌柜的，多少钱？”

他是不会喝酒的人，虽然只喝了四两酒，一张俊脸几乎已红到耳根，这一站起身，就有点晕淘淘的感觉。“来了！来了！”应声走出来的依然是那少妇，她扭动着蛇一般的身材，款步走到少年身边，娇声道：

“一共是一钱八分银子，相公怎么不多坐一回呢？”

那少年从身边取出一锭三四钱重的碎银，放到桌上，说道：“不用找了。”

“唷，这怎么好意思呢？那就谢谢相公了。”

少妇接着回头道：

“老爹，你来收银子吧，女儿领这位相公去王大娘家投宿了。”眼波一抬，朝那少年腼腆道：

“相公请随奴家来吧！”

说完，低着头朝棚外走去。那少年跟着她走出松棚。

少妇就走在前面，一面娇声道：

“真对不住，我们没有灯笼，天又这么黑了，相公没走过夜路，还看得见吧？”

那少年道：“没关系，在下还看得到。”

少妇又道：

“王大娘家就在前面，幸亏不太远。”

那少年跟在她身后，一阵又一阵的脂粉香气，朝他鼻孔里直

钻，他喝了酒，本来头脑已经有些晕陶陶，再从她身上吹来香气一闻，更觉得迷迷糊糊，只是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

“到啦！”少妇走近一家人家的门口，伸手推开木门，回头道：“相公请进。”

那少年口中只是迷迷糊糊的“唔”了一声。

少妇抿抿嘴，轻笑道：

“相公只喝了四两酒，就醉成这个样子，还是奴家扶你进去吧！”

伸过一双手来，搀扶着他，那少年确实已经醉得跨不开步，半个身子几乎就倒在她身上。

“家家扶得醉人归”，她就像他妻子一样，半抱半扶的从小天井跨上走廊，走了几步。一手推开房门，扶着他进入房中，然后把他扶上了床，轻声道：

“相公你真的醉了？”

那少年一躺到床上，就已睡熟，没再作声。

少妇在床前点起了灯，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直勾勾只是盯着他，瞧得心头一阵跳动，粉脸也红馥馥的发热。

忍不住伸出一双白嫩的纤手，在他脸上轻轻抚摸了一把，俯下身附着他耳朵轻轻说道：

“相公要不要喝口茶，茶是可以醒酒的。”

那少年睡熟的人自然不会再听到，也不会再作声。

少妇依然附着他耳朵低声道：

“相公要睡，也该把长袍宽了，奴家给你脱下来吧！”

口中说着，双手迅快的替他脱下丝棉袍子。一双手悄悄的从他内衣中伸了进去，抚摸着 he 前胸，心中暗暗“咦”了一声，忖道：

“难道他会没穿在身上?”

就在此时，房中微风一飒，床前已经多了一个身穿黑袍的独目老道，沉声道：

“徒儿，东西可是不在他身上吗?”

少妇赶紧直起腰来，说道：

“好像不在他身上。”

“嘿嘿!”黑袍老道阴笑道：

“他老子没死，当然不会传给他的了，此事早在为师意料之中。”

少妇目光一抬，说道：“那么?”

黑袍老道嘿然道：“为师自有道理。”

说完，蓦地跨上一步，伸手把那少年从床上提了起来。

少妇吃惊的道：“师傅……”

黑袍老道已把少年挟在肩下，说道：

“你随我来。”大步往外走去。

少妇一路跟在师傅身后，不敢多说一句话。

黑袍老道奔行如飞，不过半个多时辰，已经赶到利国驿，脚下方自一停。

少妇早已奔得粉脸通红，鼓腾腾的胸脯起伏不停，眼波朝四处一溜，问道：

“师傅，这是什么地方了?”

黑袍老道道：

“利国驿。”

少妇又问道：

“你老人家把他带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黑袍老道放下少年，忽然右手一伸，一只乌黑的手掌迅快朝

少年右胸按下。

少妇吃了一惊，颤声叫道：“师傅……”

黑袍老道阴森一笑道：

“为师只用了两成力道，这小子死不了的。”

少妇心头暗暗一震，故意娇声问道：

“师傅只用了两成力道？那为什么呢？”

黑袍老道伸手一指道：

“此处离柳泉已是不远。”

少妇眨着一双清澈的大眼，听不懂师傅这句话的意思，但又不敢多问。

黑袍老道深沉一笑道：

“因为柳泉住着一个伤科圣手，好了，咱们走”。

□□ □□ □□

初冬，天气已经相当寒冷。

入夜之后，天空洒着毛毛细雨，西北风刮得更紧。

这时差不多已是两更光景，乡村人家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一黑，早就关上门睡觉，村子里静悄悄没有一点人声。

有之，那就是不时传来几声狗吠，点缀着这个村子。

这是房山湖南首的一个小村落——柳泉。

此刻从利国驿通向柳泉的一条泥路上，正有一点灯火在路上浮动，由远而近！

那是一个背着药箱的老者，一手提着灯笼朝村里走来。

这老者约莫七十来岁，腰背都有些弯了，身上穿一件老布棉大褂，扎脚裤，敢情已经赶了一大段路，连嘴里都在呵着白气。

就当他走近村口，忽然口中“咦”了声，脚下一停，提起手中灯笼往路边照去，黯淡的灯光，照到的赫然是一个人，仆卧在

地上！

棉褂老者身上背着药箱，当然是个郎中，活了几十岁的郎中，当然见多识广，灯光虽然黯淡，但他目光一瞥，就已看到这人年纪不大，身上穿的是一件湖绉丝绵长袍，很可能还是富家子弟。

他可以断言这人绝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但奇怪的是富家子弟怎么会躺卧在村口的地上。他蹲下身，用手指去探探那人的鼻息，呼吸极为微弱，不像是喝醉了酒，也不像是生了急病！

莫非是负了伤？看他样子，好像还伤得不轻。

棉褂老者放下药箱，把这人翻过身来，那是一个面目清俊的少年，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他提着灯笼略为检查了一番，一时看不出他伤在哪里？但凭他的经验，已可肯定这少年人昏迷不醒，是中了几重的内伤，可能还奔行了不少路，支持不住，才倒下来的。

棉褂老者背起药箱，然后双手抄起那少年，挺挺腰骨，急步朝村中泥径走去，到得一幢瓦屋门口，就急着叫道：“凤仙，快来开门。”

一般小村子里居住的人家，通常都是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东一家，西一家，并不连贯的。

因此就是叫得大声一些，也不会吵扰到邻居，何况这时候整个村子里，还有灯光的也只有这一家了。

门内响起一个娇脆的少女声音应道：

“来了，来了，爷爷怎么这样晚才回来？”

木门呀然开启，迎出来的是一个姑娘家。

她当然就是棉褂老者口中的凤仙了，看去不过十八九岁，一身青布棉袄裤，胸前梳了两条乌油油的发瓣，眨着一双大眼睛，当她看到爷爷手里抱着一个人，不由吃惊的道：

“爷爷，这人是谁？”

棉褂老者跨进门，就一脚朝左首房中走去，说道：

“这人伤得不轻，你关上门，去给爷爷把治伤夺命丹拿来，再倒半碗酒来，要快。”

凤仙答应一声，关上门，就朝右首房中走去。那是棉褂老者研药配方的房间。她匆匆在壁架上取下治伤夺命丹药瓶，又转身进入厨房，倒了小半碗酒，才朝左首房中走来。

这时棉褂老者早已把少年放到木床之上，解开衣衫，目光一注，不觉攒起眉头，自言自语的道：“会是黑沙掌……”

凤仙刚跨近房门，就问道：

“爷爷，黑沙掌很厉害吗？”

“唔！”棉褂老者口中“唔”了一声，指指床上少年说道：

“他还算不幸中的大幸，只被黑沙掌击中右胸，若是伤在左胸，可能连心脏肺腑都受到内伤，这条小命就难保了。”

凤仙走近床前，看到那少年白皙的胸膛偏右，果然印着一个乌黑的手掌印，不觉睁大眼睛，啊了一声，急急问道：

“爷爷，他还有救吗？”

棉褂老者从她手中接过药瓶，倾出一颗糖衣药丸，另一只手从孙女手中接过酒碗，右手三个指头一捏，就把一颗药丸捏碎，和入酒中，然后伸手捏开那少年牙关，把半碗酒和药灌入他口中，再替他合上牙关，拉过一条棉被替他盖上。才转过身道：

“这治伤夺命丹，已经是爷爷最好的伤药了，他伤势如此沉重，能否有救，那要看他的造化如何了。”

凤仙抬眼问道：“这人是谁呢？”

棉褂老者道：

“不知道，他倒卧在村外，爷爷遇上了，总得设法救他，这人

不像是本地人，可能还是世家子弟。”

凤仙偏着头道：

“他很可能遇上了仇家，哦，爷爷不看他怀里有些什么东西吗？也许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了？”

棉褂老者微微摇头道：

“他怀里只有二十两银子，什么也没有，倒是他束腰带上，佩着一方玉佩，是上好的汉玉，雕刻精细，不是普通人家所有，因此爷爷说他是世家子弟，大概也错不了。”

木床右首一张木柜上，果然放着一条用天蓝丝线织成的束腰带，那是棉褂老者替他检查伤势时解下来的，带上果然系着一方色呈紫红的玉佩，哪是一只似狮非狮的兽类，雕刻精细，栩栩如生，通体晶莹，隐泛宝光。

凤仙拿在手里，把玩着，一面问道：

“爷爷，这刻的不像狮子，是什么呢？”

棉褂老者道：“这叫狻猊，是狮子的一种，能生裂虎豹……说到这里，哦道：

“时间不早了，你快去睡吧！”

凤仙道：“我不累，爷爷跑了一天，你老人家累了，还是你去休息吧！”

棉褂老者蔼然道：

“这少年伤势这般重法，刚服了药，一时不会醒的，你只管去睡吧！”

凤仙粉脸一红，低着头道：

“爷爷，我真的不累，你老人家快去歇息吧！”

棉褂老者只好点点头道：

“好吧，那么爷爷就去睡了，记着，不论他是否醒来，到了子

时，就得喂药，中了黑沙掌的人，伤在内腑，必须培元和疗伤同时并进，除了治伤夺命丹，还得加五钱入参虎骨培元散，你不可忘了。”

凤仙道：“孙女记得，你老人家只管放心。”

棉褂老者含笑点头道：

“爷爷交代你，自然放心。”说完，就举步走出房去。

现在屋中只有凤仙姑娘一个人了！

一灯如豆，萤萤火光照在木床上躺着的少年脸上，虽然他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但浓浓的剑眉，挺直的鼻梁，弧形的嘴唇，和清秀白皙的脸颊，就已显示出他是一个英俊少年。

她从小跟着爷爷，从没和别个男子一室相处过，虽然他负了伤，人还昏迷未醒，但总是陌生男子。

她目光落到他脸上，不由得心头小鹿一阵跳动，粉颊蓦地红了起来。心中却只是暗自忖着：“他不知叫什么名字？看他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怎么会和人结仇？听爷爷的口气，“黑沙掌”是十分霸道的武功，爷爷平时连重伤得只有一口气在的人都救得活，但今晚看到他胸口的黑手印，都不禁变了脸色，可见“黑沙掌”何等厉害了，他……不知要不要紧？”

她想到这里，不知怎的只觉心头一紧，忍不住又朝他脸上望去。

她连他姓甚名谁都还一无所知，却无端的关心起他来！

时间渐渐过去，凤仙姑娘一个人枯坐着渐渐有了倦意，但她可不敢阖眼，这是爷爷交代的，到了子时，就要喂他服药，不能错过时辰。

就在此时，耳中忽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呻吟。

凤仙急忙回目看去，躺在木床的少年上眼皮抬动，居然缓缓

睁开眼来。他胸头虽有黑手印，但穿黑袍的独目老者只用了两成力道，伤势就不会太重，棉褂老者看他中的是“黑沙掌”，以为伤势很重了。

“黑沙掌”击中人身，色呈乌黑，那是已练到十二成火候了，有十二成火候的人一掌击中人身，岂会只用两成功力？

少年服了棉褂老者专治重伤的夺命丹，但身上只有两成伤，自然好得很快，这时就能醒过来了。

凤仙姑娘心里一喜，急忙站起身，说道：

“你……醒过来了！”

那少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床前站着一个并不认识的少女，心中不禁大奇，口中发出一声轻“咦”，上身抬动，似是要坐起身来；但他这一动，陡觉胸前沉痛欲裂，“啊”了一声，额角上立时绽出黄豆大的汗珠来。

凤仙吃了一惊，急忙说道：

“你快躺着别动，你身负重伤，挣动不得！”

那少年缓缓纳了口气，望着凤仙姑娘惊奇的道：

“在下负了重伤？在下怎么会负了重伤呢？”

凤仙眨着俏眼，问道：

“你不知道自己负了伤？”

少年茫然道：“在下不知道。”

凤仙又道：“你没和人家动过手？”

少年摇摇头道：“没有。”

“这就奇了！”

凤仙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美眸，说道：

“这会是什么人把你打伤的呢？”

少年望着她，问道：

“在下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呢？”

凤仙道：“你是我爷爷在路上遇到的，你昏死路旁，爷爷抱着你回来的，那时你已经昏迷不省人事，爷爷解开你胸口衣衫，发现右胸有一个乌黑的掌印，爷爷说：你是被‘黑沙掌’击伤的。”

“黑沙掌？”

少年吃了一惊，说道：

“在下胸口被‘黑沙掌’击中，十有九死，在下这条命原来是令祖救的。”

凤仙道：“对了，你已经醒过来了，现在差不多是子时了，该服药了。”

她迅快转过身去，从桌上取起准备好的一颗药丸，送到少年嘴边，纳入他口中，说道：

“你先把伤药嚼碎了，要用酒吞下去。”

然后端起小半碗陈酒，侧身在床沿上坐下，又道：

“你躺着别动，爷爷说你伤势未愈，挣动不得，我用汤匙舀着喂你好了。”

话未说完，一张粉脸，早已飞起两片红云。

少年果然不敢再挣动，依言把药丸嚼碎。凤仙用汤匙舀着陈酒，一匙又一匙的喂他把药丸吞服下去。

她放下酒碗，又从桌上取过一包药粉，放入碗中，倒了小半碗温开水，用汤匙把药粉调散，又道：

“这是培元散，爷爷说的，你中了黑沙掌，伤在内腑，必须培元和疗伤同时并进，喝下这半碗药，就要好好静养，不可再说话了。”

她依然用汤匙一匙一匙的喂他服下。

少年望着她，低低的道：“多谢姑娘。”